

女人女人

深

洪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改版

女人女人

三幕喜劇

編著者 洪 深

發行者 唐 性 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 福州路

漢口 交通路

重慶 民生路

北碚 南京路

女人女人

洪深 著

獻給熱心兒童福利事業和從事育嬰保幼工作的人們

女人女人

一名「多福多壽多男子」

時間：現代

地點：後方某大都市的近郊——某大學所在地

人物：（以發言先後爲序）

玉鳳 本姓周，十七歲，父爲印刷技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父母離港至桂。兩年後又由桂至渝，不意途中覆車。父母及一幼弟竟因之喪身。幸得人救助，令來渝在吳教授家，爲一似被收容亦似被雇用的女僕。

方老太太 六十六歲，吳教授夫人的姨母，約一年前，由淪陷區來後方，所乘公路車，夜停某小鎮，聞玉鳳悲哭，問知究竟攜救來渝，一子兩孫先後亡故，惟第三孫尚健在，刻服務空軍，老年人現住吳處，極喜三甥孫，時購糖果玩具爲贈。

羅嫂 卅一歲，來吳家將近五年，從另一「大學城」跟隨至此。初來爲奶媽，斷奶後改爲領帶

三個小孩的保姆，現爲「全做女工」。爽直忠實，主僕間感情極佳，幾乎像一家人。

吳莊紀英 三十七歲，教授夫人，三個孩子的母親（最大十一歲，最小兩歲半），與吳教授在美國某大學中同年同系，同讀「生物化學」，成績且較吳教授爲優，但十四年的結婚生活已造成爲一馴良主婦，不似先前的辛勤學者了，和善寬厚，惟太愛惜情面，無盡的苦惱，或者都是這一弱點引來的。

榮婉芬 年齡不知，有人詢問輒被視爲侮辱，生長在美國（父爲華僑）因而對中國社會習慣，不甚熟悉，與吳夫人在美某大學同時讀書，同年畢業，但不同學系，今與吳教授同事，在同一大學中擔任體育指導，熱心，勇於仗義，但頗單純，與吳夫人友誼甚篤。

原敏文 二十六歲，容貌俊麗，大學畢業後，即任助教兩年，對於生物化學略有成績，少年得志，又因出身大家（父爲省政府委員，兄弟姊妹都受大學教育），未免目空一切，好誇說，喜賣弄，但敢做敢言，有決斷，有決心，爲吳教授得意門生，現正助教從事「維他命」研究，彼此友情濃厚，已超過師生應有的限度。

李太太 四十一歲，上有年老舅姑，下有未成年的兒女（曾生九孩，已殤並四，現存五個）

，其夫在某機關中爲一中級科員，每月所入，不足養活九口之家，而本人因須照顧小孩，處理家務，又不能出外工作，稍增收入，與吳教授夫人爲小同鄉，而且親戚關係複雜，她是吳夫人的遠房表姊，也是吳夫人的堂姑婆，異地重逢，甚得吳夫人的照顧，但人窮志短一個窮苦多孩的母親，最畏懼的是再有生育，因此再三請楊大夫爲之設法。

卓唐淑彬 三十八歲，結婚將近廿年，夫婦渴望子女，惜卓太太至今不育，這是她生平一大憾事，其夫刻在別地爲國立中學教員，本人在某書店編輯一兒童月刊，在女子初中時曾和吳夫人同學，戰時在後方不意相逢，遂覺格外親熱，對吳氏三孩至爲珍愛，幾乎每天必來，幫着方老太太爲小孩縫衣製鞋，一個懂事識相的人，說話做事，極有分寸。

程永華 廿六歲，結婚三年餘，丈夫爲一小公務員，結婚之前，本人原有職業。爲了組織家庭，曾毅然放棄，每日在家炊洗操作，惟數年來物價日高，一人所得，維持兩人生活，已屬勉強，迨後生一孩子，困苦窘迫，不堪名狀，此孩產後兩個半月亡故，在別人

必以爲大不幸，而他們却以爲是大幸，（這樣反倒可以減少大人和小孩的痛苦），他們同意，在此艱苦時期，夫婦不妨暫時分離，爲了實行主張，丈夫獨赴另一城市工作，而程幸在當地民衆教育館中覓得圖書管理員職務，勉強自活，夫家和方家沾有親戚，因之每晚及例假日總來吳家盤桓，她幾乎視吳家爲其娘家，是一個明事理，有胆量的女子。

楊大夫 四十八歲，和吳夫人的母親相熟，幼時在某教會辦的小學啓蒙，後入某教會中學讀書，又後入某教會大學專習醫科，畢業後並至美國留學，結婚多年，其夫爲一化學工程師，刻在某地「半官辦的」大規模的化學工廠中任總經理，子女都已長成，長女已結婚生子，次子在空軍服務，幼子亦已在某大學讀書，化學系三年級，本人擇居此地，爲能與幼子日夕接近，帶便行醫，半爲慈善性質，並不以之爲業，診務不忙，與方老太太頗相得，兩位年事較高的人，觀點興趣，多有相同。

凌太太 三十三歲，生有兩孩，抗戰後仍居上海，未隨其夫內移，直至八九月前，上海環境太惡，不得已變賣飾物，攜孩繞道來渝，其夫久在政府某附屬事業機關中任職，因收

入差可敷衍，已於兩年前另組家庭，法律上有「妻」的身份的人，欲主張權利，或決絕分離，均有所顧忌，未能實行，木已成舟，進退兩難，一切委屈退讓，在她說，無非是爲了兩個孩子，是一個可憐人。

第一幕

大都市的近郊，有山有水，通公路，原是風景區。抗戰後，若干教育機關和某大學遷建於此，成一小型的文化中心區。

鎮內頗有幾家紳良，即如曾家花園的主人，年收租米在二仟担以上。花園依山修築，花竹繁茂，果樹興榮。中有百年前的舊屋，亦有仿西洋式的洋樓。主人六十之年，能詩能酒，能棋能畫，敬慕吳教授爲國內國外有名學者（吳教授曾有關於生物，化學的論文在外國科學刊物上發表），欣以園內山畔數椽，爲其住所，年收象徵租金一百元而已。

這是吳家的起坐間，也是會客室，也是餐廳，也是家庭幼稚園，也是教授的圖書雜誌閱覽室。這裏是花園的一角；和其他房屋多少隔離，最適宜於讀書靜思。吳教授特喜此地。但聲音煩擾，不必都自外來，家中現有兩個從兩歲半至十一歲的小孩。

此室原是一間聽堂，北面有花格長窗，窗子外面有走廊上下種些美人蕉胭脂粉之類。開

窗遠眺，從室內可見隔河一片青綠山色。長窗上頂，倘有橫匾，書「見山軒」。

長窗前有天然長几，几上應有的花瓶，屏架之類擺設，早經撤去。此刻堆着一些報紙，雜誌。長几前有八仙方桌，方桌兩旁各有太師椅，方桌上也堆些書報。方桌更前四五尺，原放小圓桌，但此刻已向左移，讓出右邊地位，安放一張大的逍遙椅，這是吳教授留學的成績之一——因為在他作學生時代，幾乎每一美國大學生室內，總有此式椅子一張——逍遙椅的右邊沿牆放着兩書架，裏面滿塞舊書，小圓桌左面，沿牆放着幾張靠背椅和茶几。室內還有竹、木、方、圓、四足，三足，有靠，無靠，各式椅凳八，九張；安放似乎并無固定的處所。

左壁靠背的前端，有門通吳教授的書室。門已改成西式，裝有「洋轉手」，容易關閉，且較嚴密。這樣，吳教授希望將兒女的吵鬧聲，關在書室之外——吳教授在家看書寫文的時侯，就是這「見山軒」也不准孩子入來的——正對此門，右壁也有同樣一門，通孩子寢室，門未改造，但已關門。欲經小孩寢室須從後面走廊轉走。

幾扇長窗都敞開着，季秋時節，綠葉未落，殘紅猶剩，一片寂靜平和，自得其樂的景象。至少在表面上，還看不出這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

★ ★ ★ ★ ★
(方老太太此刻坐在逍遙椅上做針線，起勁的一針針的爲甥孩們捺着鞋底；老年人目力不濟，戴着一付老光眼鏡。)

(玉鳳金着一小包物事，從後面右首入來，走到左邊開着的長窗前，稍微站定，見室內并無別人。逕至方老太太身邊。)

玉鳳 方老太太，那個小孩衣服，已經給你縫完啦。

方老太太 (停針) 縫完了嗎？啊，是呀！今天下午六點鐘要收齊送去的，拿給我看看。

玉鳳 (打開手中包) 你看這行嗎？

(那件嬰兒衣似乎縫得很精緻，上面還綉着幾朵紅花)

方老太太 (頗爲高興) 針線好呀，你還有這麼一手，玉鳳這孩子真不錯。

玉鳳 (猶有孩子氣——得意地) 不知道比起她們的來，我做得怎麼樣？

方老太太 (仍包好放在針線扁內) 照說該是我自己動手縫才對，那才真算是對兒童福利每個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眼睛跟不上你們年輕人，細針細線到底不行啦，捺兩針鞋底還可

以對付。

玉鳳（一面將室內椅凳擺順）做的這些小孩子衣服，全都是送到保育院去的嗎？

方老太太（善意地糾正她）不是保育院，是育嬰院。保育院的孩子要大些，育嬰院的孩子小得多，都是剛生出來的，頂多不過四五個月的，好些還是人家扔掉的孩子。

玉鳳（似乎印象很深）哦！方老太太，這真是一件好事。（回憶）我們太太，好像是從前做過好幾回的衣服啦。老太太還是第一回。

方老太太（承認）她們太太小姐們參加一個會，叫做什麼「母親會」。每個人必得自己動手替育嬰院裏那些父母不要的，或是沒有父母的孩子們，每個月至少縫一件衣服。吳太太現在做了小組組長，硬把我拉進去。可是我眼睛太差事，還得讓你給我動手。

玉鳳（想了一想，面上突然露出一種欣羨的微笑。）這些孩子們倒是很福氣的。

方老太太 育嬰院裏的孩子還會有福氣？

玉鳳 有這麼多的太太小姐們替他們做衣服，比起那些沒有人理，沒有人管的孩子們可不就

……（玉鳳突變嚴肅，低頭不語）

方老太太 這話倒是對的。

（玉鳳走前幾步）

玉鳳 方老太太，你真喜歡孩子，你對他們真是好。

方老太太 喜歡是喜歡的，對他們好嗎，說不上還不是跟大家差不多。

玉鳳 您老是給我們太太的小少爺小姐們擦鞋底？

方老太太 誰叫是親戚呢！吳太太是我們的外甥女呀！

玉鳳 就使不是您的親戚的話，您也會……（玉鳳忽然感激落下淚來）

方老太太 （頗爲詫異）玉鳳怎麼啦！

玉鳳 （嗚咽着）沒有什麼。可是方老太太 要不是您救我的性命，我今天早就……我記得一

年以前……。

方老太太 （勸慰）一個人命裏注定有幾次災難，那是逃不了的。你的大難算是過去啦，現在就，不用想啦。

玉鳳 （繼續情感地）一年以前我爹媽跟小弟弟，因爲翻車死了，留下我一個人，流落在那麼

一個小村子裏，是您老太太的大恩大德，把我帶到此地來——

方老太太 我本來要來的。從上海到此地來，順便帶你一段路，那不算什麼。

玉鳳 我們太太，吳太太，依了您老人家的話，把我收下。說起來是一個女僕，可是差不多跟自己家里人一樣，給我錢，給我鞋襪，把自己的衣服省下來給我穿。我身上這件褂子不就是我們太太的舊旗袍改做的嗎？

方老太太 你是和平常的女僕不一樣，你父親是印鈔票的技工，你們也是好好的人家，你不是還在中學裏讀過書嗎？好像你對我講過的。

玉鳳（不理會，自想心事——忸怩地、方老太太，我有一樣小東西，不敢送給您。

方老太太 什麼？

（玉鳳看着她手指上的戒子，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情緒——慢慢將戒子取下托至方老太太的面前）

玉鳳 就是那個金戒子。

方老太太（不勝驚愕）金戒子？

玉鳳 太小了，才一錢多重——從前我媽給我的。

方老太太 拿來讓我看看。

玉鳳 上面沒有刻什麼字。

方老太太 樣子打得還不難看，是個十足赤金的，現在還真不易買。

玉鳳 我送給您啦！

方老太太 （持還）不，玉鳳，你自己留着。

玉鳳 （央求）方老太太您收下吧。

方老太太 （示手）你瞧，我手上不戴着有嗎？一個老婆婆，要戴那麼多的金戒子幹什麼！

玉鳳 這個意思不同，這是另外有意思的，這是我對您的一份心。

方老太太 玉鳳，不要那個樣子，我比你錢多，我不能要你的酬謝的，真是小孩的想法！

玉鳳 我不敢酬謝您，這是——這是——

方老太太 又是什麼呢？

玉鳳 這算是一個紀念品，有一天——我——

方老太太 不要再說快拿回去吧，（堅決地將戒子遞給玉鳳）快接着。

玉鳳 我不——

方老太太 （故作嚴厲）玉鳳，我的話你不聽？

玉鳳 我聽，可是——

方老太太 快戴上，要不然，就別想以後我再照顧你。

（玉鳳無可奈何，只得將戒子拿回）

玉鳳 方老太太，您不知道我對您的誠心。

方老太太 傻孩子，別儘是發小孩子的脾氣，留着戒子將來用處多着呢，做陪嫁。

玉鳳 陪嫁？

方老太太 是呀，嫁人，結婚。

玉鳳 方老太太，您老是這樣子，您又笑我啦。

方老太太 陪嫁，女孩子大了嫁人家，結婚，那不是應該的嗎？

玉鳳 （若有所思）哦，是應該的嗎！